

出发

早上5点15分，空气里弥漫着树叶的味道。幸福的宁静于组屋区的脉搏流淌着，流进城市人的梦境，只有几户人家的灯稀疏地亮着。露天停车场没有一丝动静，对面的游乐场则传来两只流浪猫互相挑衅的叫声。

阿发把水瓶和钱袋放好，调整座椅和望后视镜；随后系上安全带，熟练地启动引擎，缓缓地驶出停车场。

车顶的灯在黑暗中散发出光芒，如同他殷殷期待的心情。

亲如骨肉

“Ah boy, don't pull my hair.”女佣一边紧抱胖乎乎的小男孩，一边试图推掉小男孩的手。

德士一路颠簸着。女雇主低着头看手机，若无其事地说了一句：“Boy 呀，不要顽皮。”

小男孩随即松开手，要和女佣玩“石头、剪刀、布”。玩的过程中，女佣不时扮鬼脸，逗得小男孩捧腹大笑。

德士找到自己的韵律，继续颠簸

吧！真好，可以享清福了。”阿仔一边说，一边狼吞虎咽。吞下最后一口饭后，阿仔把碟子推到一旁。

“是呀，好不容易等到这一天。其实我只希望她尽快找到一个好老公。女人嘛，找个好归宿很重要。”国明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。

“这种事情急不来。孩子有孩子的命，他们有自己的路要走。”阿发想到家中的三个千金，若有所思地说。

“真羡慕你们呀，孩子都这么大了。我的孩子还在念中学呢……”阿仔的语音未落，咖啡嫂已小心翼翼地吧端着托盘放在桌上。

“来，Kopi两杯，Teh—C一杯。一共四块。”

“我来，我来，不要跟我抢。”国明急忙从腰包里掏出两张紫色的钞票，递给咖啡嫂。

“那就谢了，下次我请。”阿发右手拿起杯子，左手轻拍国明的肩膀。

“等你们中马票再请我吃大餐。”

国明笑眯眯地说。

“我也希望能中马票，买一个新的神台。我家的神台很旧了，漆都脱落

呀，tan boh jiak。”阿发忍不住说了一句福建话。

德士开进酒店后，女子瞄了计价器一眼，取出钱包，将十块钱递给阿发，说：“Uncle，这个先给你，麻烦你等我十分钟。”

阿发收下十块钱，把车停在一旁。一开始闲下来，他的肚子便咕咕直响，仿佛在为一那漫长的等待拍子。

约10分钟后，阿发开始感到不耐烦。正当他考虑该不该离开时，女子急急忙忙地从酒店大门跑出来，手里多出一个蛋糕盒和一个文件夹。她一跳上车，连声道歉：“Uncle，对不起。Sorry, sorry。我来迟了。这个Tiramisu蛋糕给你，我在里头买的。”

阿发受宠若惊，急忙把蛋糕盒推回去。“怎么好意思拿你的蛋糕？”

“你就收下吧。这是我的小小心意，谢谢你特地等我。Paiseh，浪费你的时间。”女子态度坚持，再次把蛋糕递给阿发。这样一来一回后，阿发最终小心翼翼地接过蛋糕盒，把它稳妥地放在前座。

盒子十分精致，看来里头的蛋糕应该不便宜。

阿发和女子沿途继续谈天说地，抵达目的地后，女子将车费连同小费塞给阿发，下车前不忘提醒阿发赶紧去吃午餐。

阿发不好意思地收下钱，会心一笑，向女子挥手。后座的车门一关上，阿发忍不住瞄了那精致的蛋糕盒一眼。

“已经下午两点半，老婆应该刚忙完家务事。”阿发一心想着给老婆一点惊喜，开心地朝家的方向奔去。

“这个蛋糕叫什么酥？”阿发一边开车，一边努力地回想。

一篮子的谢意

“Hello，请问是Mr. Lim 吗？我是Jessie，从公司打来的。你有空的时候可以来公司一趟吗？”

“什么事情？我是不是中complain？”阿发眉头深锁，努力回想这几天所载过的乘客，猜测哪一个最

“喂，老婆啊！今天不回家吃饭了。国明发生意外！走了！我得去他的丧礼。”他顿了一会，说：“对了，神台改天再买吧！我得交白金。”

林容婵



档案照

着。女雇主依旧低着头玩手机。

玩着玩着，小男孩感到有些困倦。“May, can sing a song for me？”

女佣开始哼唱一首阿发听不懂的童谣。抑扬顿挫的旋律如河水潺潺流动，温柔地缠绕着小男孩的意识。不知不觉，原本活泼乱跳的小男孩在女佣的怀里睡着了。

女雇主依然低着头玩手机。

绿色瀑布

“Uncle, so sorry. Could you please stop the car？”语音刚落，孕妇便开始呕吐。一阵恶臭迅速在车里散开，呕吐物一波接着一波地肆意流泻，如同气势磅礴的瀑布。

阿发赶紧摇下车窗，把德士开进附近停车场，阿发用有限的英语尝试和马来妇女沟通：“Are you ok？”

“So sorry, uncle.”孕妇虚弱地回答。她抬起头，额头满是汗珠，眼神充满歉意。

“It's ok. Want to go see doctor？”阿发贴心地问。

“I want to go home.”脸色苍白的孕妇有气无力地回。

阿发从口袋掏出纸巾，递给孕妇。确保孕妇的呼吸平稳后，才开始启动车子，把孕妇送到她的住所。

到了目的地后，孕妇塞给阿发一张蓝色的钞票，坚持要阿发收下。“Too much. Only ten dollars.”阿发赶紧从胸前的口袋掏出40元。

“It's ok, uncle. I am so sorry for dirtying your car. Please keep it.”

阿发还是坚持孕妇把40元收下。孕妇下车后，阿发习惯性地看了看表。天啊，高峰时段快过了，他还得清洗车子。看来今天没戏了。

阿发急忙把德士开到附近的添油站。跳下车后，赶紧从后车厢取出水桶。接水后，阿发屏住呼吸，开始冲洗汽车毯。绿色的呕吐物如被搅拌过的蔬菜，里头还夹杂未消化的米饭，孕妇之前应该是吃了泰式绿咖喱。

阿发打了好几次水，努力地清洗，但车里那带着酸味的恶臭仍久久没法消散。“糟了，就快换班了，得赶快去杂货店买清新剂才行。”

一起Huat ah!

“国明，你的女儿快大学毕业了

了，脚架也不稳。”阿发啜了一口咖啡后说。

“你还是赶紧买一个新的吧。干我们这一行，拜神很重要的，得求大伯公保佑我们出入平安。”国明的语气随着话题转换变得严肃。

“是呀，除了拜大伯公，也不要忘记拜财神哦！”一向调皮的阿仔忍不住打岔，举起杯子向两个兄弟示意。“来来来，这个拜六我们一起huat 啊！”

“Ok！一起huat 啊！”阿发打趣地回应。

情同手足的三人高高举起杯子，如同托起自己的梦想。纵然没有绚丽的桃园供三人结义，四季如夏的岛国却拥有绿意盎然的马路，让他们创出一片天地。

玻璃杯相互碰撞，溢出三人爽朗的笑声。

午后的阳光映照着他们古铜色的脸颊，显得格外温暖。

那一片Tiramisu

忙了整个上午后，阿发饿得肚子咕噜咕噜地叫。他打算到对街的咖啡店吃饭时，一名身穿套装的中年女子从前方的公寓走出来，挥手示意让阿发停下。

德士缓缓地停下后，女子开门从容地上车，一阵清新的香味扑鼻而来。“请问你要去哪里？”阿发礼貌地问。

“Uncle，请先送我到这个酒店，过后再去Suntec City。”女子含笑回答，将一张酒店名片递给阿发。

阿发看了酒店名称一眼，启动计价器。“Ok，好的。”一想到这趟路程最少能挣20多块，他的心里一阵窃喜。

车子平稳地前进着，过了几分钟，女子贴心地问阿发：“Uncle，你吃饱了吗？”

“还没有，送你到新达城后，我再去吃。”阿发回。

话匣打开，女子和阿发开始天南地北地聊起来。阿发得知这个女子在跨国公司担任区域经理，她父亲生前也是德士司机，含辛茹苦地养活一家五口。

“原来你爸爸也是德士司机？”

“是呀！他当时开的是Yellow Top。我对那黄色和黑色的车身印象非常深刻。”

“啊，我知道，当时黄顶德士很普遍。你的爸爸很拼命呀，一个人养活全家。那时开车还能赚到钱，现在开taxi

有可能投诉他。

“不是啦，Mr. Lim。有一个马来孕妇和她的老公来到公司，带了水果篮说要送给你。那男的说要谢谢你那天送他的老婆回家。他们还写了一封感谢信到英文报，那封信今天登了，信里注明你的车牌号码。他们拜托我们把水果篮和剪报交给你。”

“这样啊！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有乘客投诉我呢。呵呵。”阿发笑得合不拢嘴，紧绷的身体顿时感到轻松许多。“没有啦，你的record这么好，怎么可能有乘客complain你。就这样啊，你今天或者明天方便的时候到公司前台取水果篮，ok？”

“Ok！谢谢你呀！”挂了电话后，阿发开始吹起了口哨，心里美滋滋的。马路两旁的雨树沿途伸展，金黄色的阳光从枝叶的缝隙间洒下。阳光如同大小不一的花瓣落在阿发的心上。

醉人的芽笼

夜幕低垂，德士转进热闹的芽笼，仿佛开进另一个时空。习惯开早班的阿发对霓虹闪烁的店屋既熟悉又陌生。

白天的芽笼和夜晚的芽笼截然不同，一排排的店屋挂着形状各异，五颜六色的招牌光彩夺目，各式各样的美食如海鲜、田鸡粥等让人目不暇给。阿发经过一个卖榴槿的摊位，生意可好了。

或许是迫不及待地想大快朵颐，或一心想赶往某个KTV大展歌喉，好些行人没等绿人的指示，便成群地乱过马路。车和行人熙来攘往，阿发自觉地放慢车速。

一个衣冠不整的男子在路边上了阿发的车，男子一身酒气，醉眼迷离。他口齿不清地说：“Boon Lay Drive。”

阿发一路上尝试和男子聊天。“你还好吗？需不需要plastic bag？你千万不要睡着啊。你想去哪一个block？”

男子对阿发一连串的问题毫不理会，没一会儿就开始打起呼噜来。阿发心里嘀咕：“糟糕，待会儿恐怕很难叫醒他。”

阿发突然想起曾经很喜欢的福建歌曲《酒国英雄》：“明知自己无酒量，偏偏饮甲这呢凶……”

到了文礼一带，阿发开到一个有盖接送点的组屋前，尝试叫醒男子。果真如阿发所预料，男子已昏昏入睡，一点反应也没有。

阿发只好无奈地把德士开到最近的警察局。他一边开车，一边哼唱那段熟悉的旋律：“醉后来好好走入梦中，明日醒来犹原是一尾活龙……”

爱你在心口难开

“老爸，你吃饱了吗？”大女儿甜美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。

“找我做什么？”阿发假装不耐烦地回答。

“我刚下班，有没有空来接我？”大女儿以撒娇的口吻问。

“就知道你无事不登三宝殿。15分钟后在lobby等我。”

“耶！谢谢老爸！一会儿见。”

阿发开德士开了30多年，靠一分微薄的薪水把三个女儿拉扯大。三个女儿当中，大女儿最依赖阿发，从小到大，不管是上学或者上班，都靠阿发接送。阿发仿佛成了大女儿的专属司机，随传随到，也难怪人家说孩子是来讨债的。

绕开拥挤的高速公路，德士终于开到女儿工作的学校，阿发一眼就在接送点认出大女儿的身影。

“老爸，谢谢你来接我。”大女儿拎着好几袋东西笨拙地爬上后座。

“少来，下车前记得付钱就好了。”阿发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。

“好的，连booking fee也一起给。”大女儿很爽快地回答。

阿发看到女儿的倦容，不禁问：“今天工作忙吗？”

“一整天忙着开会和上课，一堆作业还没改，这几袋东西都是学生的作文。一直让你接送也不是办法，你说我该不该买一辆车？”大女儿说完后，忍不住打打了个长长的哈欠。

“你嫌钱多呀？有钱倒不如叫taxi？况且开车很危险。你以为老爸很喜欢开车呀？”

“也对，还是算了。”大女儿顿了一顿，说：“老爸，你开车也有30年了，什么时候退休呀？”

“退休？再说吧！老爸以前是开起重机的，现在开德士还算比较轻松。哎呀，不要一直问我什么时候退休。快，

林容婵

林容婵

打电话给老妈，问她今天有没有煮晚餐，需不需要我们打包？”阿发开始转移话题。

“对了，你和老妈礼拜六不是庆祝结婚周年吗？准备去哪里？”大女儿不禁多管闲事起来。

“还没想好，本来想带她到以前pak tor的地方，但很多地方已经不见了。我还记得我们以前时常到英保良百货公司购物，也曾去国家剧场看凤飞飞表演……”

“这么浪漫？！噢噢耶耶，爱你在心口难开，我不知应该说些什么，噢噢，爱你在心口难开……”大女儿开始调侃父亲，并高唱凤飞飞的歌曲。父女俩随后笑成一团。

不久，德士开进条熟悉的马路，转入露天停车场，一栋栋组屋环绕着宽敞的停车场，耐心守候着居民的归来。这一带组屋的屋龄已有约40年，这么大的停车场已经很少见。

停好车，阿发转过头调皮地向大女儿伸出手。“谢谢，14块半，看在你唱歌给我听的分上，算你十块就好。”

“呵呵。记账，下次再给你。”大女儿扮了个鬼脸，拎着袋子，跳下车。

冠状病毒

“阿仔呀！晚一点有没有空喝咖啡？”阿发乘午休时拨电话给哥们儿，约大家一起喝咖啡。

“我今天没有开车，发烧了。你说会不会是冠状病毒？”阿仔一边咳嗽一边回答。

“你不要自己吓自己，快点去看医生。新闻不是说了，万一我们真的被隔离，会拿到补贴，也不用付租金。不要太担心啦。”阿发尝试舒缓阿仔焦虑的情绪。

“Ok，知道了，你快点去赚钱吧。”阿仔答。

“赚什么钱？今年新年生意不好，很多人可能不敢出门。Anyway，我今晚要拜天公，准备早点回家。”阿发忍不住向阿仔发牢骚：“我等一下打算去买湿纸巾，为德士消毒。找到的话，也帮你买一包。Ok 啦，先这样。”

三支离弦的箭

又是个生意惨淡的上午，兜兜转转几圈后，阿发终于在后港的组屋区载到三名青年。他们看似只有十六七岁，体

我们再见，一定

杨萱

沉默不是忘记

分别

不是隔离

我摊开双手

有多少走过的路

掌心

有你的足迹。

我脱下记忆中的一切

像旅途中的一件T shirt

挂在风里

让阳光带去祝福

给你。

我们再见吧！

一定

（为冠状病毒肆虐核心武汉的朋友添力分忧）

盲点 | 之宇

以一颗蒙尘的心

把眼珠挖出来

看着他逐渐死去

萎缩成 只有自己看不到的点

再忘我地 放大

匿藏于后视镜里

眉心之间

如宇宙里的黑洞

巨大 却看不见

神游在广袤的旷野里

焦 走失了

明 也遗失了

格最健硕的那个坐前座，个子较弱小的另两个坐后座。

“Uncle，我们去Kim Tian Road。”

“好，要走哪一条路？”阿发转过脸问坐在前座的男生。那男生戴着黑色鸭舌帽，身穿蓝色衬衫和褐色七分裤。阿发的目光最终停在那双名牌运动鞋。

“Uncle，你决定吧，我们无所谓。”男生非常爽快地回答。阿发脑子里立即浮现一个路线图，和三名青年沟通后，阿发往目的地前进。

“Uncle，今天生意好吗？”男生尝试和阿发聊天。

“不好。有不同的app以后，就没什么生意。大家都改坐私召车，像你们在路边搭德士的越来越少见。”

“是吗？开车很辛苦hor？”坐在后座的一名青年插话。

“是呀。你们要好好读书，不要像Uncle，一大把年纪了还在开车。”阿发回答。坐在前座的年轻人回头看了同伴一眼。

约20分钟后，德士开进Kim Tian Road。

“Uncle，你转进停车场后，在马路旁让我们下车。”戴鸭舌帽的男子开始解开安全带。“嗯，就这里，这里就可以了。”

德士一停下，三个青年身手敏捷地开了车门，急速跳下车后拔腿就跑，宛如三支离弦的箭喇地朝三个不同的方向飞去。

“喂！不要跑！”阿发大叫一声后，解开安全带，急忙跳下车。然而，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三个青年远去的背影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，气得脖子露青筋，感觉所有的血液顿时涌上大脑。

破口大骂后，阿发知道生气也无济于事，只好无奈地把车门一一关上。

回司机座位后，阿发心想：“今天真倒霉，得去四马路拜拜观音才行。”

回家

阿发摸了摸胸前的口袋，苦恼万分：“天呀，今天才赚30块，租金还没着落呢。”手机铃声打断他的思绪。“阿仔呀，什么事？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Ok，七点见。”

挂了电话，阿发转进附近的停车场，把德士停好后，拿起手机拨打熟悉的号码。

嘟嘟嘟…… 嘟嘟嘟 ……

电话响了很久始终没有人接听，阿发落寞地挂了电话，并低下头；几秒后，他又拿起手机。

“喂，老婆啊，今天不回家吃饭了。国明发生意外，走了，我得去他的丧礼。”他顿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对了，神台改天再买吧，我得交白金。”

挂了电话，阿发再次把头低下，嘴唇微微地颤抖。

支离破碎的画面在他的脑子闪过：孩子有孩子的路要走……记得要换个神台……什么时候一起吃大餐？

过了许久，阿发启动引擎，把德士开出了停车场。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前方，并紧紧地握着方向盘，如同握紧自己的宿命。

明媚的阳光显得异常刺眼，天空也蓝得让人无法呼吸。

德士缓缓地前进，但阿发却不知道究竟要开往哪里。